

创新机制啃下旧区改造硬骨头

——党代表谈未来五年旧改规划、思路和举措



党代表访谈录

凝心聚力 谋划未来

【访谈嘉宾】

- 孙建平代表:虹口区委书记
- 金兴明代表:杨浦区区长
- 翁祖亮代表:闸北区区长

“最近我们在一个旧改地块开展了一次征询,通过率非常高,达到98%。”昨天上午,在第22组的分组审议会上,孙建平代表谈到了旧改的问题,引起了同一小组的金兴明代表的兴趣。

金兴明问:“你们虹口区二次征询时间多长?”孙建平答:“3个月到半年。杨浦呢?”“一般3个月,特殊项目可延长至6个月。你们二次征询同意率定在多少?”“85%以上。”两位代表就旧区改造的话题交流得十分热烈。

此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进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地区的危旧房改造。2011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动迁”已成为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征收补偿。由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怎样根据条例以及上海制定的实施细则,创新机制,突破瓶颈,啃下旧区改造的硬骨头,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是摆在市、区两级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记者约请危棚简屋比较集中的杨浦、虹口和闸北的负责同志,请他们谈谈未来5年的旧改规划、思路和举措。

●记者:在现代化的商务楼、繁华的商业中心、漂亮的商品房小区的边上,还有一些成片的棚户房、斑驳破旧的旧式里弄,有的甚至有八九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请问,三个区二级以下旧里分别还有多少?“十二五”期间和今年都有哪些改造计划?

○金兴明:经过三轮旧区改造,杨浦区已改造各类旧住房100余万平方米,约15余万户居民迁入新

●记者:这些年来,动迁工作越来越难做。而今,房屋征收和补偿新政出台,群众是否欢迎?旧改的难点和瓶颈在哪里?

○金兴明:我感到,制约旧改进程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资金问题、房源问题和基地住户意愿一致性问题。这最后一点具体来说,

●记者:针对这么多矛盾和难点,只有通过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才能解决,请谈谈具体做法。

○孙建平:针对三个难点,我们推出了3大举措:共有产权房利益难解的,引入人民调解,让“老娘舅”来断家务事,分好“蛋糕”,如入驻虹镇老街的梁惠英调解工作室,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政策有曲解或误解,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的,我们把法律援助送到户主身边,告诉他们,这样情况应当主张

棚户房旧式里弄有何改造计划

居。但目前还有二级以下旧里近180万平方米,总量列中心城区第一,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比全市任何一个区都大,居民要求旧改的呼声很高。“十二五”期间计划推进3万户90万平方米的改造任务。今年启动征询6000户,完成5000户。

○孙建平:虹口二级以下旧里总量比杨浦略少,但数量也很大,还

旧区改造存在哪些矛盾和瓶颈

老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总体上很强烈,但真正旧改启动后,个别户主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达成一致,对整个基地的改造进程、成本控制、功能形成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翁祖亮:闸北情况与别的地

有152万平方米,6.2万户,主要是虹镇老街等著名棚户区。“十二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5万户,今年确保完成5000户,力争达到更多。

○翁祖亮:闸北区二级以下旧里还有83万平方米,其中成片的73万平方米,零星的10万平方米左右。“十二五”期间目标是完成48万平方米,今年力争安排4000

区有所不同,二级旧里人口密度特别大,单依靠区里自己的力量要尽快完成改造,有一定困难。我们一方面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吸纳有实力的企业来参与旧区改造。

○孙建平:旧改新政实施后,

面对矛盾和难点如何创新机制

什么样的诉求、有哪些权利,将其纳入正轨、理性的利益主张渠道;对新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通过旧改志愿者上门宣传、做工作。

○金兴明:现在实施房屋征收补偿的新机制,不能行政强迁了,而是法院裁决后强迁,这样更为规范,社会认同度更高。杨浦区已理顺了组织体系——动迁公司改成房屋征收事务所,区里旧改办改为

征收中心。今年杨浦第一个地块的一次征询已经结束了,补偿方案也论证讨论了,马上要启动二次征询。今年要求收尾10个基地,启动12个基地。关于房源问题,上海的住房保障体系是“四位一体”,希望市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在房源上做一些调整。

○翁祖亮:我们也有成功的实践。《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户,主要聚焦苏河湾地区,并完成一些基地的收尾工作。旧区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现在从各种渠道的反映来看,住房改善排在群众呼声的第一位。

○孙建平:是的,老百姓改造的愿望非常迫切。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做好。如果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成之日,中心城区还有大批棚户区,那就是我们的失职。

经调研,发现推进的难点主要在三方面:一些家庭共有产权房,在补偿中的利益分配,因为相互之间很难“摆平”,家里人协调不了,就导致无法签约;户主对旧改新政曲解或误解,与政府博弈,希望能够博得更多的利益;对旧改新政的不了解、不理解,也会导致迟迟不签约。

与补偿实施细则》公布后,全市第一块按照新政实施的地块,就是我们闸北区青云路537弄地块。我们按照两次征询,过程、方案全透明、结果全公开,让老百姓参与到旧改过程中,老百姓当监督员。此外,还有党建联建、第三方力量参与等举措,使动迁过程更加规范,更加有序。一个月签约期结束,居民签约率达94%,这个项目顺利完成,民生工程变成了实惠工程。

本报记者 邵宁 潘高峰 叶薇

面对择校老问题,党代表建言——资源需均衡 家长要理性



基层代表话基层

会内会外 民声连线

会内访谈

郊区新建小区 要有配套师资

“我一直在想,家长择校究竟择什么?择办学条件?这几年学校的硬件设施都建得不错。最主要择的还是师资力量。”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党代表、大宁国际小学校长徐晓唯对择校风有切身的体会。

她介绍,近几年,上海通过加大投入、财政支付转移、改革教师分配制度等方式,教育资源均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改革教师绩效工资,这涉及到每位教师的利益分配,直接关系到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自然就关系到每个课堂上的孩子。

改革之后,收入相对较低地区的教师年薪大幅增加,教师收入实现了区域均衡,一些区县告别了人才流失之痛,老师的队伍稳定了。

徐晓唯认为,现在出现的择校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对口学校的特色发展与家长需要的教育服务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另一方面,家长心态也需要调整。有的家长不管孩子基础如何、也不管家里条件如何、距离远近,好像不给孩子择校就对不起孩子。有的家长没有冷静思考孩子的实际情况,对所选的学校也没真正了解。

近年来,不少中心城区居民转移到郊区居住。如何保障他们的子女有好学校上?徐晓唯认为,对郊区新建小区来说,配套现代化校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找到好老师以及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现在一些名校正在探索在郊区设“分号”,共享师资队伍和课程,今后这些探索还将进一步加强,促进优质资源进一步向郊区倾斜。

会外走访

学校现代漂亮 教师缺乏经验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外企工作的李丽萍最近陷入深度焦虑。她儿子今年“幼升小”。去年开始,就为孩子上什么小学反复纠结,她对记者说:“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买房没有提前考虑孩子入学的的事。现在房价这么贵,我们也没能力换学区房。”

对口的学校,她瞧不上。“学校造得挺漂亮,可师资不行,好多老师都是刚毕业的,一点经验也没有。”心仪的学校,她更纠结。“想进的公办小学,太紧俏,我们又没门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备选的几个民办小学,竞争激烈,离家远,收费又高。”

最让她郁闷的是,“你家孩子上什么学校”几乎已成为朋友见面的问候语了。“身边同事、同学的孩子大多读的是名校,我不想想办法,总觉得对不起孩子。”

最近一个月,李丽萍带着孩子到处面试。为了让孩子读个好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她就给儿子报了各种早教课,英语、绘画、钢琴、逻辑思维训练……每个周末都排满了,就连幼儿园放学后的一小时也不能“轻易放过”。

“录取希望比较大的的是一个民办小学,孩子的面试表现不错。可这所小学离家有8公里,如果录取了,意味着我每天接送小孩的时间就得两小时左右。听说,学校的课业负担有点重,不知道孩子能不能适应。”李丽萍说。

本报记者 叶薇 邵宁 潘高峰



党代表“永远是年轻”

今年78岁高龄的梁光璧代表(右二),党龄将近60年,她离休后仍然像年轻人一

样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类活动,热心反映基层党员群众的呼声。图为在本届党代会上,梁光璧正与女代表们交流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影报道



党代表手记

近年来,社会上呼吁为学生减负,收效却一般,不少家长周末还给孩子报了奥数班、外语班……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结果呢,一些孩子只学会了死记硬背,失去的,却是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更可怕的是,若只论成绩,那些向真、向善、向美的为人处世之道,又如何在教育中得以凸显?

教育,不应仅限于课本,而应更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在国外,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演艺中心甚至体育场里,经常可以看到一批批学生在上課,那里的公共文化设施,就是孩子的“第二课堂”。看后,很感叹。

其实,公民素质的提高、健全人格的培

人的全面发展

养,乃至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打造,需要切实的抓手与机制。我所在的宣传系统代表团代表就在探讨:如何将现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更多服务于民,更多为我们的孩子创造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有代表提议,倡导老师家长,更多地带着孩子进剧场、看展览、入体育馆……

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仅关乎个人,更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之大事。因为创新也好,转型也好,说到底,要靠一个个可用之才,去把工作落到实处。

在昨天小组讨论中,一些代表表示,大会报告中将“人的全面发展”上升至全党问题来谈,有新意,更有深意,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阎小娴